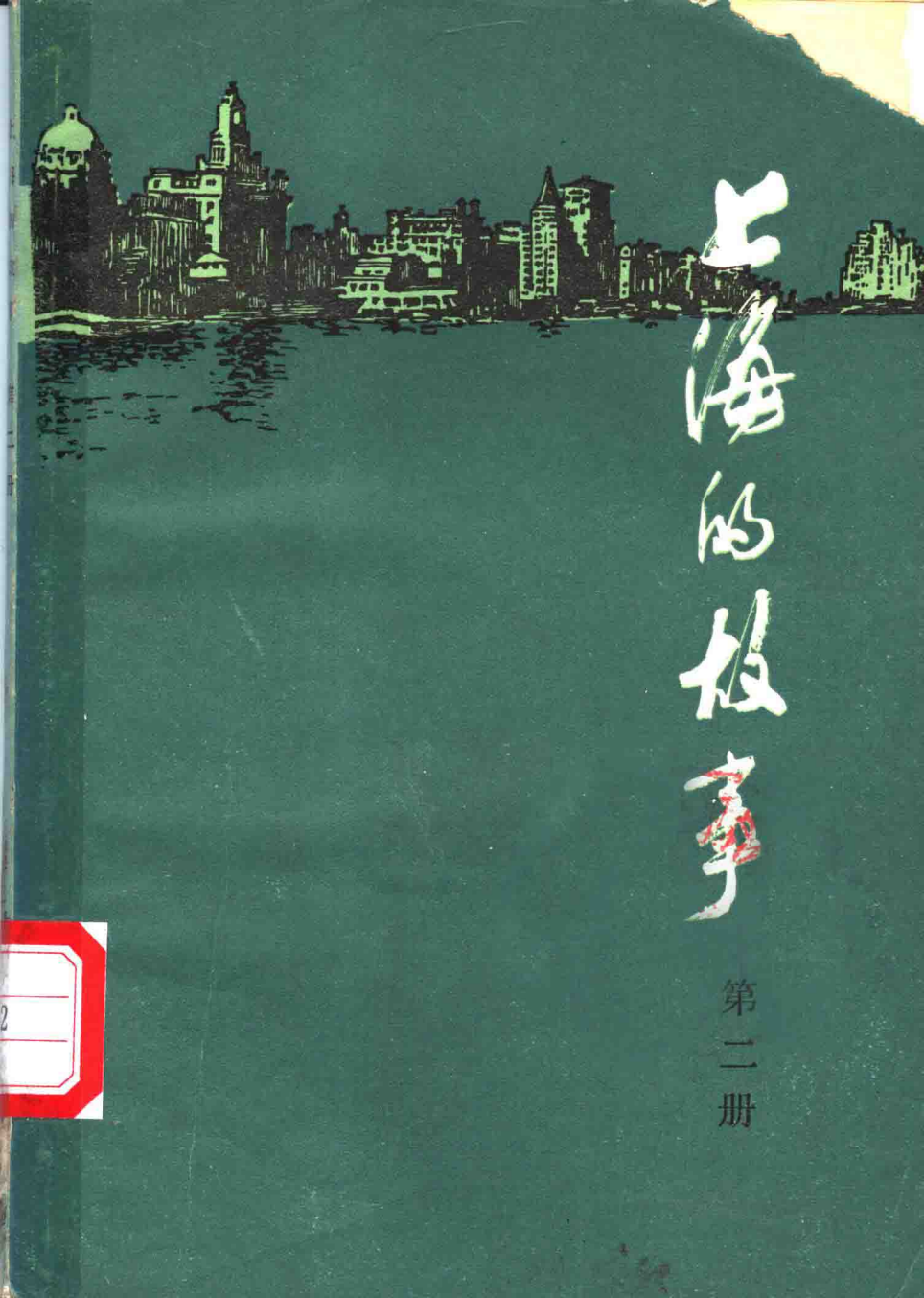




上海的故事

第二册



上海的故事

第二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二册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79,000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0

书号 4074·406 定价 0.25 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为了使新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使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不忘过去,温故而知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曾出版了《上海的故事》(共六册)。这套书所收集的文章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和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见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那种“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激励我们去创造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也发挥着它的应有作用。粉碎了“四人帮”,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我们把过去出的这套书整理成四册重新出版;在内容上作了若干增删。我们今后还准备将这套书继续编下去,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

1978年10月

目 录

黄浦公园的故事·····	闵士超 王柏智 (1)
张园怒涛	
——记一九〇三年上海人民“拒俄”运动·····	齐国华 (12)
臭名远扬的洋“太子太保”——赫德·····	高云昇 (20)
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大赌窟——跑马厅·····	房 祥 (34)
揭开帝国主义“利济大众”的假面具	
——上海公济医院的故事·····	任乙 朗清 小寒 (47)
土山湾孤儿院的真相·····	刘 非 (59)
臧大咬子事件·····	郑庆声 (67)
汇丰银行在旧中国的经济掠夺·····	洪谢文 (74)
揭开万国储蓄会的黑幕·····	祝世康 (84)
美货倾销下的“中央商场”·····	溪 源 (92)
食品托拉斯——美国海宁洋行·····	陈尚义 (97)
蕃瓜弄的今昔·····	靳 边 (108)

黄浦公园的故事

闵士超 王柏智

在外滩黄浦江与苏州河汇合的地方，有一个公园。这就是上海人民十分熟悉的黄浦公园。这个公园在解放前有很多名称，一般人常常把它叫做“外滩公园”。

这个公园，面积不大，在全市现有的四十多个公园中，景物也不十分突出。然而，只要一提到它，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马上就会唤起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唤起人们的特殊感情，倒不因为它是上海人民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园，而是因为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上海人民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园

说起这所公园的建立，还得回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外国侵略者踏入上海的初期。时间大约在一八六〇年。那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已经在上海划定了“租界”，在外滩一带建起了一批楼房，开了很多公司与洋行，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在吃喝玩乐之余，感到要有一块休息和娱乐的地方，于是辟建一个新式公园的事便提上了日程。

辟建公园,首先碰到的是地皮问题。按照大班们的想法,地点最好邻近他们当时活动的中心——外滩。但外滩一带早为他们的“企业”所占有,没有哪一位洋行大班为了“公益”愿意把自己的据点让出一寸一分来。因此,建园之议虽然早已提出,但是建园之举却迟迟未能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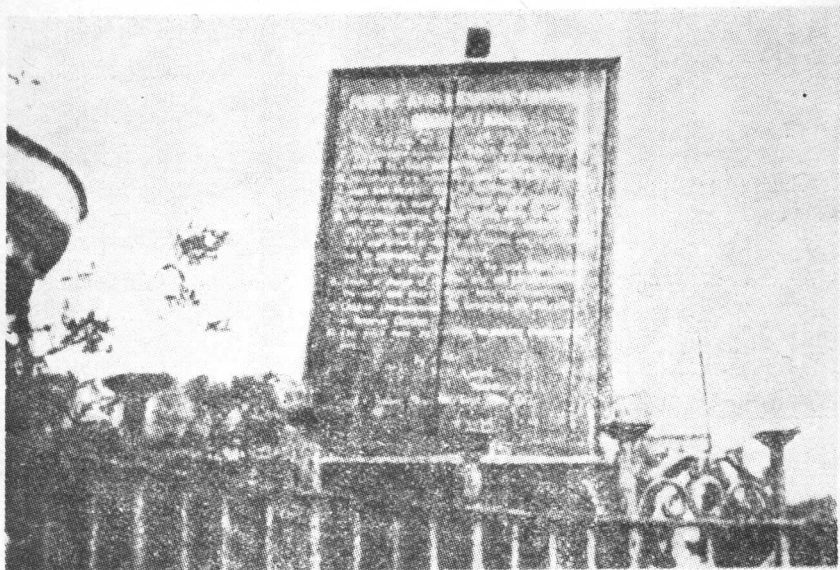
一八六〇年,正巧有一只沙船在英国领事馆前黄浦江与苏州河的汇合处沉没,从此由海潮涨落带进的泥沙一到这里便更加迅速地淤积起来,三、四年以后就涨成了一片大泥滩,紧紧与外滩连在一起。这块新涨成的滩地和黄浦江中其他滩地一样,是属于中国的官地,但外国侵略者不管这些。他们看到这块地方符合自己对园址的要求,就不问情由,决定把它非法占有,辟为公园。公园的地址觅妥了,接下来还需要有一笔建园经费,经费从何而来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班们决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的殖民机构)支出。这样,既可使工部局挂起办“公益”的招牌,又能将这一笔费用转嫁给中国人民负担。因为工部局的经费来自租界中外居民的税收,租界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经费也就由中国人负担。至于外国侨民所出的为数极少的税额,也不过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身上搜括去的大量财富的一点一滴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由“跑马总会”在它的利润中拨出了一万两银子。如果建园经费真是由跑马总会拨付的,这笔钱也还是由中国人掏的腰包,因为跑马总会的利润,归根到底还是从中国人身上刮来的。

一八六六年,建造公园的工程开始了。工部局以极低廉的代价招用了大批中国“苦力”,挖掘洋泾浜(现延安东路)的河泥来填高这块滩地,在沿江的滩边筑起了驳岸。为了准备

公园中所需的花草树木，在外摆渡桥（现外白渡桥）西首、苏州河南岸一块大约五亩的滩地上辟建苗圃。又在原定的造园地点修好道路，筑起亭台茅舍，喷泉水池。到一八六八年上半年，建园工程基本完毕，共花去银子九千六百两，占地三十亩四分七厘三毫（一八八四年工部局又屡次填平苏州河口滩岸，扩大面积一亩八分）。当时的英国领事温谦德，明知这三十亩四分七厘三毫地皮是中国的官地，在筑园前，就该得到清政府的允许才能动工。但他无视中国主权，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就在这块土地上辟建了公园；建公园以后，干脆也就撇开了土地所有权问题，直接给了上海道台应宝时一个通知。通知说，工部局已经填好滩地，作为娱乐之用，决不造屋营利，特请道台豁免钱粮。这位糊涂道台收到通知，居然给他作了这样的答复：“……该地位于英领署前，填高以为娱乐之所，设亭建阁，不属营利性性质，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赁、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温谦德根据这个答复，马上把情况转告工部局，工部局看到地皮已经到手，就成立“公花园管理委员会”。同年八月八日，这所靠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建筑在中国土地上的全上海第一个公园宣布对外开放。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所公园最早的名称叫作“公花园”。不过它所谓“公”，当时只公诸外国人，并不公之于中国人民。因为，打从这个公园开放的第一天起，工部局就在公园门口派有“巡捕”，用武力拒中国人民于门外。这种侮辱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直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



公园门口竖起的大木牌，列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

较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斗争，还在一八八一年。那年四月六日，虹口医院就有几个人写信给工部局秘书长韬朋，对不准中国人入园游览的规定提出抗议。工部局在四月二十日答复的信中推托说：这个公园面积有限，因此只能给予“衣冠整洁之上等华人”以入园游览的权利，工部局对于这点早就作了规定；至于“上等华人”“被阻情事，乃出于管门巡捕误会”。从这封信的语气来看，帝国主义分子对不准一般中国人入园这点已经直认不讳，至于所谓“上等华人”都可入园游览的说法，就完全是在撒谎。也许后来工部局觉得光是这样撒谎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仅仅隔了五天，即在四月二十五日，他们又写了第

二封复信。在这封信中，帝国主义分子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一概禁止中国人入园的狰狞面目。信中写道：“兹奉董事会命，……工部局不欲承认华人有享用公园之任何权利。因根据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英领事温谦德致苏、松、太道函，此园乃拨作体育场或公园，供侨沪外人之用者也。”又推说，若对华人开放“恐有传染时疫之危险”。以后中国人在游园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展开的斗争几乎时有所闻。但是不管口头抗议也好，书面谴责也好，工部局大都以类似的理由一推了事。

其实，“公园章程”早就作了“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等规定。一八八五年，工部局公花园管理委员会惟恐中国人要入园游览的越来越多，索性在公园门口竖起了一块大木牌。牌上除了写明一般注意事项外，还公然列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规定。以后，公园管理委员会干脆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单独用中、英文写成一块块白底黑字或蓝底白字，约30×40厘米的木牌挂于门口和铁栅矮墙上，甚至园路旁。

华人公园的建立

工部局不仅禁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公园里游览，而且故意把中国人与狗相提并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他们纷纷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行为。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有八个人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立即拆除这块木牌，并提出了开放公园的三项具体办法以及另建公园的意见。十二月二日工部局给了他们这样的答复：工部局“在未经外侨表

示意见时，未便以此特殊权利相允许”，“最圆满的办法，唯有将此问题，提交下届纳税西人会……。”这真叫做强盗逻辑！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另建公园，它说要由“纳税西人会”来决定。中国人游览自己的公园，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它偏说这是一种“特殊权利”，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批准。他们使用这种强盗逻辑当然是想把这一联名抗议搪塞过去，但是搪塞并不能缓和上海人民为入园游览所进行的斗争。帝国主义看到这一点，就转而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决定签发一些“华人游园证”，让一些经过他们选择的所谓“高等华人”进园游览。这个证件是由公花园管理委员会和工部局秘书长所控制的，谁要领一张游园证，必须经过许多周折，而每张游园证的有效期限仅为一个星期，过期作废。因此，当时去领取游园证的中国人为数极少。根据公花园管理委员会的统计，一八八九年逐月签发的华人游园证是：一月无，二月二张，三月七张，四月四张，五月十六张，六月十七张，七月三十五张，八月六十五张，九月十三张，十月八张，十一月十四张，十二月二张，全年共发出一百八十三张。以后，日子一久，工部局就连这为数极少的游园证也不发给了。

中国人入园游览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被激怒了的群众无不义愤填膺，要求清政府据理力争，直接与英国领事进行交涉。有人在一八八九年联名写信给苏、松、太道龚照瑗说：我等之所以坚持入园，“非以其园风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后快，诚以其基址既属中国官地，其费又大半取诸华民捐税。而中国人民，反遭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小之足以辱及个人，大之丧失国家尊严，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于何等地位！”这封信还要求清政府通过英国领事和工部局在园章中

迅速删除侮辱中国人民的条文。在群众的压力下，上海道台会见了英国领事，转达了中国人民的意见。英国领事与工部局原是一丘之貉，他把责任推给工部局。工部局则以已经签发华人游园证为幌子，坚持不对中国人开放。它在呈报英国领事转复道台的信中说：“……查公园之地，久已拨与外侨使用。”意思就是说：公园是否对中国人开放，应由他们作主，中国政府是无权过问的。昏庸的清政府，看见帝国主义如此蛮横无理，竟也哑口无言，想把事情不了了之。

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虽然遭到失败，但是群众的斗争情绪并没有因此低落下来，相反，他们不仅提出抗议，还进一步口诛笔伐，在报纸上写文章，加以抨击。英帝国主义看看形势不妙，害怕“事态扩大，会出乱子”。为了缓和群众的愤怒情绪，他们耍出了另一个花招，答应在苏州河里摆渡桥东面（四川中路、虎丘路间苏州河南边的涨滩），另造一所公园，说是专供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公园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建成。相对原来的公园来说，它是新建的，故取名“新公园”，因为它专供华人游览（实际上中外游人都可入园），第二年，又改称“华人公园”。它的面积很小，只有六亩二分一厘六毫，布置也很简单，只种了几株树，盖了两个茅亭，放了几张椅子，就挂起了“公园”的牌子。其实它根本就不象一个公园，因此游人十分稀少。

初 步 胜 利

工部局所玩弄的这个欺骗手法，并没有瞒过群众的眼睛，上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侮辱和歧视中国人民，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爆发，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汉口、九江人民收回租界的斗争，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也使得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剥夺中国人民入园游览权利、要求拆除侮辱中国人民的牌子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在这种形势下，工部局在一九二八年的纳税西人会上通过了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的提案，并从这年的七月一日起实行。竖立在公园门口的那块臭名昭彰的牌子，也由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地拆除了。

然而，帝国主义是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的。就在公园开放以后，他们又改用提高门票价格来剥夺中国人民入园的权利。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起，公园的票价是年券一元，零售门券每张铜元十枚；不到一年，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起，零售门券增加到小洋两角（每一银元合小洋十二角）；一九三六年元旦起，零售票价又增加到大洋两角（每一银元合大洋十角）。可以想象，这样昂贵的公园票价，实非一般中国人民所能负担，所以，公园虽然开放了，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还是被拒于公园大门之外。

至于少数花了昂贵票价入园游览的中国人，他们在走进公园以后能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说起来真是令人十分气愤。这里，有关园景的一般布局就不说了。整个园里特别显眼而突出的只有两个纪念碑。一个在东北角，一个在东南角。东

北角的一个叫做“马嘉理纪念碑”。马嘉理名义上是英国使馆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英国间谍，一八七四年他奉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到中缅边境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第二年二月被我国云南人民打死。英国政府曾借口这件事胁迫清政府于一八七六年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因为《烟台条约》大大地扩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上海的外国大班对这个死去的间谍十分感激，因此在一八九二年上海辟为商埠五十周年的时候由他们拼凑了一些钱，造起了这座纪念碑。东南角的一个叫做“常胜军纪念碑”。“常胜军”是美英侵略者组成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武装，起初由美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率领，华尔被太平军击毙以后，改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戈登率领。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四年之间，这支侵略军曾经在我国江苏、浙江两省境内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军战士和劳动人民，对我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实在罪大恶极。但是大官僚、大卖国贼李鸿章却为战死的侵略军建造这座“纪念碑”，真是无耻之尤。另外，在公园的东边建有音乐亭一座，亭内经常吹吹打打，供那些洋行大班们寻欢作乐。入园游览的中国人民，面对这两座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而立的“纪念碑”，看到帝国主义分子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态，怎能不感到万分痛恨和气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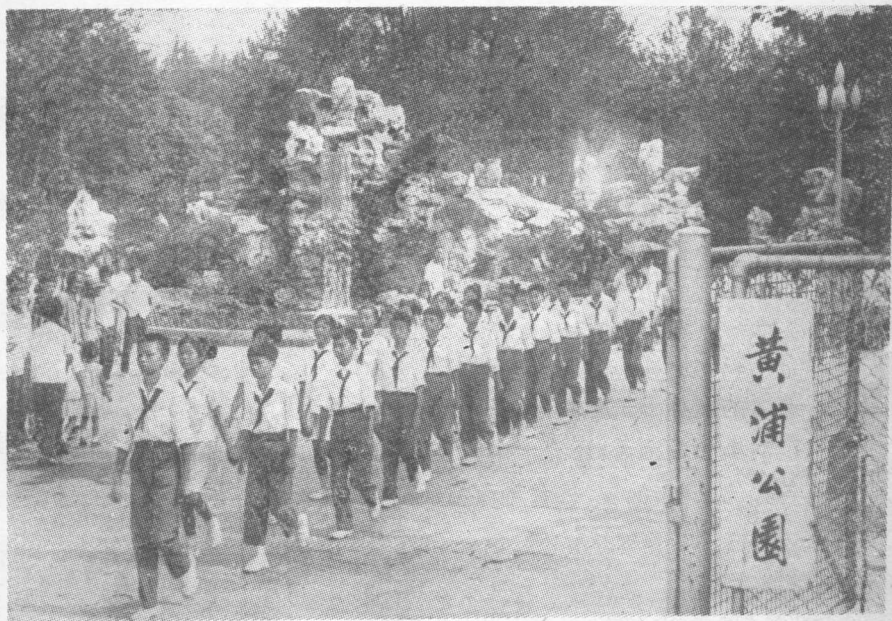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公园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军营，园景遭到严重破坏，音乐亭被改建成为碉堡，树木花草摧残殆尽。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园在国民党当局统治下，不但没有得到整理，反而成了美国侵略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场所。那时，广大劳动人民对这所“公园”简直望而却步。

公园的新生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宣告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上海横行的日子快结束了，上海人民受凌辱的日子，也要最后结束了。反动派惊慌失措，急急忙忙收拾残兵败将霸占了这座公园，砍树伐木筑工事，四周堆沙袋，架设机枪，妄图负隅顽抗。五月二十五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上海苏州河南岸大部分地区，正准备消灭北岸残敌时，龟缩在公园的敌人用机枪疯狂扫射，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经过激战，全部消灭了在公园里的顽敌。为了夺回这块苦难的土地，为了迅速解放整个上海，有些解放军战士英勇地牺牲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公园的土地。

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上海解放了，外滩解放了！从此公园获得了新生。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公园得到迅速的改建，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遗留的残迹，重新调整了布局，不断种树栽花，充实园景，道路和建筑物也修理一新。一九五五年拆除了原有的矮墙，接着改装铅丝编织的围栅。此后，逐年补种了雪松、香樟、广玉兰等落叶和常绿树，增设了花坛、假山、紫藤架、金鱼喷水池等，园内花木茁壮，四季葱绿，百花瑰丽。原来帝国主义寻欢作乐的音乐亭现在已建造了设计新颖、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望江亭；江堤边，新建了供眺望黄浦江景色的双层长廊，靠苏州河边新建的茶室，窗明几净，专供游人品茗小憩，楼上辟为公园园史展览，教育人们永远不忘“落后要挨打”的



解放后的黄浦公园

历史教训。此外，还建造了画廊以及摄影台、小卖部等服务设施。整个公园布置得整齐、清洁，道路贯通自然，园景绚丽多彩。宽阔的大门口垒起高达十米的假山屏帘，其瀑布飞泻与滚滚东流的浦江相辉映，象征着祖国壮丽的山河；欢快的男女少先队员瓷塑手持喷泉鲜花，迎送着千千万万来自各地的游客。

黄浦公园获得新生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受欺侮受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园怒涛

——记一九〇三年上海人民“拒俄”运动

齐 国 华

很早以前，在旧上海的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有一所有名的园林——张园，又名味莼园，内设有餐厅、茶座、书场和供演出的戏台等；还有一个很宽敞的“安恺第”大厅，当时上海各界的议事、演说、集会等政治活动，经常在这里举行。在大厅



张园外景